

时空之海·看云听雨

The Sea of Time and Space
Watching the Clouds and Listening to the Rain

已经古国枯木向阳的地方，我把文字都
当来读你文章，以免口中直接的迟滞，已
经你的本身平易而深，若未得云居看即已
是体及句法，体及首句开口为四长一短
或长一短句，但以故此，我原不取好儿的
更好的多，惟李谷叶制与些字，甚也足他
的浅浅话，也自此老矣，浅话又需小行事
这破事，我想法国人读不出中国，中国
汉子的真不带道，因为那种飞湍壁挂“行化”
替了，“你看苏心此里，此没有 Which, that, 与
一大堆呀！法之，可使飞湍壁挂不宣于枝条，你
译时，粘地已闻打破不可，也就很难了。

陈之藩作品系列
(四)



黄山书社

陈之藩

花生万象

时空之海·看云听雨

The Sea of Time and Space
Watching the Clouds and Listening to the Rain

陈之藩作品系列
(四)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空之海 · 看云听雨 / 陈之藩著 . — 合肥：黄山书社，
2008. 12

ISBN 978 -7 -5461 -0207 -8

I. 时…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82 号

书 名：时空之海 · 看云听雨

著 者：陈之藩

责任编辑：余 玲

特约编辑：程忆南 曾 灿

装帧设计：翁 涌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6

字 数：91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这部校稿，我无

精力再看一遍，就让他们去印罢。

把我的文集拆散重编，需要全盘的眼光。元方说她要以读者的身分提出几个问题。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王君，你是否也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

“虚拟的问题答案可以多至无限，我就是可以答，也答不了。”

元方接着又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王君重编的陈之藩文集，你有什么感想？”

“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概念有许多在后来又再详加解释，如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在《旅美小简》的《前记》中曾经提过，而在《一星如月》的《天堂与地狱》中详述原委。如我在《蔚蓝的天》中说了布莱克的诗，又在《时空之海》中说他的画。我想起最初在台湾就读过欧威尔的《百兽图》，同时读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匈牙利的反暴政涌起时，于一夜之间我写出来《悠扬的山歌》。因为海耶克的分析使我折服，欧威尔的洞见令人勇敢。《百兽图》及《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我读的中文本为梁实秋所译，到美国后再读英译本，他们的快人快语，成了我的防身武器。”

元方再问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多是外国人物，最好也用中国故事，把中外的例子加以比较。”

“你常听说萧规曹随，房谋杜断罢？汉之兴，是由于萧何的规划及曹参的发扬；唐之兴，是由于房玄龄的筹谋与杜如晦的决断。此所谓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开

国的规模若不属于彼，即属于此。主要的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都是大史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唐书》我没有看过，而司马迁的《史记》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尤其汉初的故事后人多改编为戏剧，大家多能唱在嘴里，记在心中；如楚汉相争的《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等。”

元方又问：“你说的这些与办杂志有什么关系？”

“办杂志虽系小道，与国家大事不能相比，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就创业精神而言，实属大同小异，都需要昂扬的斗志，都需要大笔的金钱，都需要仔细的计划，都需要把犯错误的经验化为正面的努力。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为例。甲向孙中山说：‘乙的革命是假的。’孙中山说：‘没有关系，假着假着就真了。’因为革命是有钱的出钱，还出力；无钱的出力，给他钱。办杂志虽不是革命，但要有人玩命。人只有一条命，而不惜舍身一试的原因，是此人有向善的决心，只待种种失败的锻炼，这要比吃饱了蹲在那里强多了。外国的任何事业之成功，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而美国的革命是只要看富兰克林传记就知道他们开国时的复杂状况了。”

说理文字我最喜欢，孔门之中，孟子神完气足的滔滔雄辩（如以羊易牛的矛盾论点力辩为儒家的治平之论）与荀子清澈澄明的委婉解说（如《劝学篇》的开宗明义：“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即为佳例。白话文表

面看来非常笨拙，而所概括的内容非常广泛者，是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的立论。王君接办《万象》杂志，以“照着讲”的内容为主，而他的专业训练是科学，科学的精神却是以“接着讲”为内容。不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为最重要。王君想把科学的专业训练扩充到出版事业，自然是一种冒险。换句话说，把冯友兰所论的“照着讲”变成“接着讲”，不仅是研究古今传统之有别，也是探讨中西文化之不同。

王君是勇汉，是闯将，才会做此冒险之事。他想以马上得之的经验大展为马上治之的鸿图，说服自己已经不易，说服同事更加困难。比如业务经理说这些设计虽然美好，无奈精打细算之后，开办费用即需款若干，这么多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均是王君所不能不顾到的。如果只是赔钱，那是小事；无钱可赔时，就不会赔了。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消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出版王云五的集子及重印齐如山的著作，均是不小的投资，事先也不知赔不赔钱，或赔多少钱，而乾坤一掷，未计后果。

我最近着迷于冯友兰的新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也许王君有更深的觉悟，以此出版大部头的书。我万分期望他的尝试成功！

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于香港

总 目 录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1

时空之海

1

看云听雨

83

时空之海



序 一百与一百二十五 谈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一封信

在春节前最后的一个星期天，杨振宁教授、元方及我在中大的大学宾馆共进午餐，说起在三月中他将去德国的乌尔姆（Ulm）——爱因斯坦的诞生地，作一场爱氏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纪念会议的特约演讲。为期五天的活动中，杨的演讲安排在三月十四日即爱氏诞辰当日。爱因斯坦逝世至今，德国人是忏悔自疚还是改过自新呢？这问题没有人想到，即使想到也没有人提及。不过能邀得杨演讲倒是合适不过，在世人看来，这确属殊荣，虽然爱因斯坦之于德国，关系总是复杂得难以形容——二战后德国政府曾建议以他的姓氏为街道命名，但他拒绝了。

我回家后与元方说，在一百二十五周年作诞辰纪念活动，略感奇怪。百年是个整齐的数目，在一九七九

年，美国倒是有一个学术会议在普林斯顿召开，在那个会中最使人动容的演讲，是由数学家陈省身教授主讲的。如果杨振宁教授讲的将是规范场之类的话，那么他们两人都是“接着讲”爱因斯坦学说的向前发展，而不是“照着讲”爱因斯坦学说的按本宣科。“接着讲”就是大师，“照着讲”只是背书而已。

我手边有一本弗兰契（Anthony P. French）所编的百年纪念文集 *Einstein: A Centenary Volume*，但不是那次普林斯顿的开会记录。而陈省身的杰出论文则是在渥尔夫（Harry Woolf）所编的另一本书 *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 里，可惜渥尔夫这书不在手边。在翻阅弗兰契这本书时，竟看到一封可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即爱因斯坦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以及几篇与这封信有关的回忆随笔。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信，节译如下：

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罗斯福

先生：

费米、西拉德近来所做的研究，我读了手稿，这使我想起铀元素在最近的未来可能转变成一种重要的能源。考虑及此，应该提高警觉。必要时，还要求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所以我相信我的

责任是请你注意下列事实与建议。

.....

我得知德国现今对已占领的捷克铀矿所出产的铀实际上已经禁售。德国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个中原因可这样理解：即是德国国务官员之子 Von Weizscker 与柏林的威廉大帝研究所有关系，而该研究所正在进行那些与美国对铀所做的相同的研究。

忠实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从爱因斯坦在信内所提到的人名说起：首先出现的名字是费米（Enrico Fermi），他是意大利人，一九三八年获诺贝尔奖，因受不了墨索里尼那一套，在领奖后与家人逃离意大利。一九三九那一年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实验。第二个出现的名字是西拉德（Leo Szilard），他与爱因斯坦是工作上的朋友，还与爱因斯坦有一个发明冰箱的专利（详见弗兰契的书页二十五）。

起草这封信的还有维格纳（Eugene P. Wigner），他是一九六三年诺贝尔奖的得主。桑顿（Andrew Szanton）与维格纳合写的维格纳传记，叫做 *The Recollection of E. P. Wigner as Told to Andrew Szanton*。这样长的书名该怎

么译呢？只能译成《维格纳的回忆，是这样告诉桑顿的》。长得都不像书名了，但很准确。这本传记虽不是本人执笔，实际上确是一本自传。或可径译为《维格纳口述回忆录》。这本书上面说：

大概在一九二八年，我首次见到西拉德、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泰勒（Edward Teller），大家全都在十年内诞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家里。西拉德生于一八九八年，我（维格纳）生于一九〇二年，冯纽曼生于一九〇三年，泰勒生于一九〇八年。

在维格纳的传记中，提到这封信原是爱因斯坦的德文手笔，然后由维格纳译成英文。信写好后，爱因斯坦就到纽约长岛度假去了。是后来西拉德拿着打好字的信，抓着泰勒开车，去长岛找隐姓埋名的爱因斯坦亲自签字的。在弗兰契的书页二十四，记载了泰勒的这段回忆。一九三九年八月，也就是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四个星期前，爱因斯坦在八月二日给这封信签的字，但这封信却在十月才到达罗斯福手中。西拉德是写这封信的推动者，也因为爱因斯坦的盛名，罗斯福才有成立铀顾问委员会的决定。

这封信涉及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

维格纳、泰勒等科学家，除西拉德外，且看：费米是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维格纳是杨在哥伦比亚大学找不到费米时，改去普林斯顿大学所找的导师，但维格纳当时却正要离开普林斯顿到田纳西的橡树岭去；泰勒是杨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泰勒去年才在旧金山逝世，由那个讣闻里就知道他一生的主张与作为）。泰勒的、维格纳的、西拉德的主张都一律保守。而这封信罗斯福看后，驱动了美国进行曼哈坦计划，由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总领军，把原子弹制造出来。

战后，欧本海默主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那时不但爱因斯坦在那里，杨振宁也来了，数学家有外尔（Hermann Weyl）和陈省身等。至于一九三九年写信的、译信的、送信的这群人，几乎与在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身边的那群人壁垒分明，政治立场差不多完全对立。爱因斯坦本来是怕希特勒的原子研究抢先成功，才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但不久，他又怕因原子能之出现使人类回到棍棒混战的原始时代，而有些后悔在这封信上签字，立场自然转到欧本海默那边。

捧着这本百年文集，看着爱因斯坦的这封信，等着听杨振宁教授的演说，同时在想这个世界在什么时空。……一八七九、一九七九、二〇七九是一堆数字，以及一七八九、一八八九、一九八九又是一堆数字！

注

一八七九年，爱因斯坦诞生；一九七九年，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好多人在普林斯顿给他过生日，但爱氏已去世多年（死于一九五五年）；二〇七九年，也会有人为他庆祝二百周年诞辰。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大概影响他对自由的观念与对教育的看法；一八八九，爱因斯坦十岁，社会党国际大概影响他对平等的观念与对经济的看法；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下，东欧怒潮澎湃，一直到苏联解体，而他已死了多少年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九日于香港

补记

这本集子大概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尾，在波士顿与台南，后来又两边跑时所写的散文，叫做《时空之海》，题目是太大了。现在已是二〇〇四年，为二十年来所写的散文集补一个序，以说明写作此书的原委，不应该是很难的事，但竟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所能写的只有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也就把刚刚作的这篇小文：《一百与一百二十五》拿来当做这本书的序罢。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于香港

目 录

序 一百与一百二十五	
谈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一封信	3
进步与保守	11
时间的究竟	
序《爱因斯坦的梦》	17
三部自传	
哈代、温纳与戴森	23
时空之海	
布莱克的一幅画	29
铅笔与钉子	35
莫须有与想当然	39
数学与电子	42
作家与版税	
塞万提斯吃什么	45